

# 夜 燈



叁

# 夜 燈 2022 .12

我住的地方常買不到吐司/吳佳穎	1
竹林兩千米到山頂/梁媛	3
軼 事/林宗毅	9
翼/知北	11
在我心中最好吃的食物/飲星人	20
上 下 /睜眼	22
微 小/鄭里	25
長了翅膀的人類/黃柏凱	29
雨/楊賜文	31
不 晚/許恩綺	36
種種最好的事物之一 /高喆	42
加沙/高喆	43
致曼德爾施塔姆 /高喆	44
跋 涉/航青	46
墨 藍/航青	47
月光絮語/航青	48

十一月從法國開會回到家裏，應該是在法國感染的，過了一兩天就出現了新冠的症狀。妻子那時雖然想到可能是新冠，但並沒有安排我居家隔離，還是像往常一樣，和我一起吃飯，一起睡覺。大概是這個原因，發燒最嚴重的那天，雖然也有一些頹喪的想法，但並沒有感到怎樣的絕望無助。隨後妻子也被感染，我症狀消退，輪到我照顧了她兩天。我們兩個都好了之後就開始忙已經比計劃晚了兩星期的搬家。我們之前住一套小公寓，我的書房妻子也用來晾衣服，寫作的時候，有時妻子拿着剛洗的衣服走進走出，讓我不勝其煩。搬過去的地方是一棟兩層獨棟的房子，我的書房在樓下，妻子在二樓洗衣曬衣，沒有了干擾的問題。下班回家，這個點妻子一般在廚房做飯，聽不到我開門的聲音，需要按門鈴，妻子才會出來迎接。

我有一段時間沒有感到深刻的黑暗了。上一次感到被黑暗籠罩應該是是一八年的時候。那時候遇到一個人，交心之後言盡人散。那時剛來到日本，在大學做研究員，拿着微薄的薪水，住一間十來平米大小的公寓，沒有什麼確定的未來。和這位女士偶然相識，兩三個月的來往中說了一些平常不會說的話。那天和她沿着河邊走了兩小時，彼此說了一些深刻的事情，晚上在一間房間睡覺——沒有做什麼。那時也說起一些關於兩人的將來的想法，但隨着她回去中國，這些想法都成了虛幻。她離去後的那個五月我常常坐在河邊，對着自己琢磨一些沒有出口的想法。不久後我開始動筆寫一本長篇小說，就是後來自費出版了的《邊界》。小說四個主人公的結局都包含了「放下」和「走出去」的意思，這好像就是我得到的答案。但後來有時想起來，又會覺得那時如果不寫這本小說，而是想辦法去中國把她帶回來，我的人生會不會是另一個樣子。

我不追求黑暗，但有時黑暗毫無預兆地忽然到來，自己便不得不去面對。人在黑暗中，爲了確定自己的方位，打開去未來的路，常常要進行超過平常的自己所能承受的思考。在這一期的投稿裏，我看到了許多這樣的思考，像是黑暗裏的燈火。我對我們的作者能呼應這本雜誌的主題感到很欣慰。閱讀來稿的時候，我也好幾次想到自己在曾經的黑暗中的掙扎和無助。文學不能提供物質幫助，但給人精神的支持有時是巨大的。願我們的作者和讀者都能有勝過黑暗的人生。

張一弘

2022年12月8日



我住的地方常買不到吐司

吳佳穎

「遙遠」作為生詞那天  
我們安靜得像是消失了  
只有河高漲著泥紅色  
泥紅的清晨蛇向正午  
蛻去一身的皮  
獲得短暫澄清  
像聚落嘔吐苦不堪言的囁語  
然胃早沒有像樣的食量

遙遠是所居之地被劃為海線  
卻沒見過海  
是田野被海水淹沒  
卻沒有浪  
是高腳鴿翩飛  
卻不被認識  
是捏皺鈔票跑遍全村莊  
卻買不到吐司

不大識字，也看得出掩埋場對面的布條張牙舞爪。不念書有救尋就沒辦法，你要當就當最大尾那個。髒話和脾氣傳承下去，裝檳榔的夾鏈袋留下來，收班費的時候，零錢才不會掉滿地。聽說他爸爸的勞斯萊斯是廢車廠偷的，付十萬塊就不用坐牢，如果每天放學去幫忙搭布棚，有一天我也付得起。這個媽媽不是生我那個，襪子破得五根腳趾都露出來，只說誰叫我是雜

紅色空汙旗曬得褪色  
還是撒不下來  
很霧很霧的早晨  
「遙遠」作為生詞那天  
我第一次舉手發言：  
遙遠是我住的地方常買不到吐司



# 竹林兩千米到山頂

梁媛

這段時間一天中跑步的時間變到了晚上六點半，冬至之後霧氣瀰漫，一米之外幾乎看不到人影，想起一個詞，人影憧憧，不過背靠大山的竹林路道連憧憧都看不到，偶爾有一個蕭索穿卡其色羽絨服的中年男人遛狗。狗也不叫，好像在這麼蕭索的天氣之下，狗都不願意放開自己扯起叫兩聲了。這種迷霧天氣讓人迷戀，七點十分左右路道兩旁路燈猝不及防地亮起來，又熄滅，然後再次昏黃地亮出一個光環，在白色的霧氣之間幾乎看不到周圍的物事，唯一還能感覺視覺上有畫面在移動的就是遠山那邊的汽車，以及偶爾悶響出來的鳴笛聲。騎電瓶車的師傅從側旁擦過去會略帶疑惑地瞥一眼，多按幾個喇叭才轉開。冬日的濕氣從膝蓋中間橫切過來，拐動彎曲做拉伸要比春秋氣候多費很多時間體力。人怎麼能跟自然對抗，每一天這匹山都在跟我暗示這個道理。我想起一些鬼影憧憧的往事，那是在做完幾個拉伸之後，跑步是一天中遠離網路的致明時刻，一個小時的運動像一場修煉，你不用在意網路無孔不入的刺穿，還能在路途中想起很多平時幾乎不會想起來的片段和細節。那些畫面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在思維的鎖鏈之上纏繞粘連。比如眼下是冬至之後，不過我會更多地去想秋天，想到秋日的冷峻、夏天的燥熱、春天的煩悶。

總之，身處冬日渾濁的夜晚，跑過幾個彎道，聞到臘梅的香氣，但滿腦子都是其他季節的場面。我知道這是欲望機器的把戲，它就是要旁逸斜出，就要在思想主要的高地之外蔓延掙脫，像是出故障的導航，走失的零件，滾動不成體系的旁門左道。今天沒有遇到那個穿棉襖的老太太，平時能看到她轉山，今天應該還沒從山上下來。不自然的隆起。我很喜歡在跑步的時候遇到她，看到她轉一圈山，就好像看到我跑一天步，像一場來自謝德慶的打卡實驗，無意義又好像很踏實。實在的東西總是免不

了不華麗，野蠻且帶有泥土氣味，我想起小時候經常走過的太平寺機場，朋友老家的河邊，遠處看沒什麼魅力但看久了又眷戀不已的山脈，荒煙衰草的頹廢，沒幾年就消失的人……有時候有些畫面是善意的，有時候則不。於是，就顯得很疼痛，像把尖刀，在你運動的途中不留情面地刺過來，你想起很多相關的歲月和情形，一些聽不清楚但迷迷糊糊的爭吵，想起那些流動影像中間時不時靜止下來的某個物件，某種天色，某些氣味，這些氣味和眼前冬日的臘梅香味天壤之別，但它們就不由分說地鑲嵌進眼前的路面之間，不斷踢打你的腦殼，包括耳機裡面發出的二胡響聲，如泣如訴，想起那些靜止的物件背後街道的名稱，想起大雨的晚上消失在你生活中的某些人曾經聲嘶力竭地在泥濘之間翻滾、叫囂、撕扯。泥濘的水渠從他頭部到臉頰，從衣領到露出一截的內衣。不乾淨，不體面，都混雜著街頭巷尾的叫賣和鍋盔肥腸粉的氣息迎面而來。

我知道文字記述裡面一般來說不要提及夢，一談及夢就好像這段文字都是空洞的，沒有任何現實意義。我自己也不喜歡總是去描述什麼夢境，不過有兩次例外。第一次是夢裡面我站在火車的車尾，看到整個城市從我眼前消失，而你也在車上，跟我說：現實生活裡面我來不及和你道別，但夢裡面做個結束也是好的。

另一次就是四樓窗戶看出去對門樓頂的那株植物。煙霧迷蒙，你反正永遠都看不清楚樓房的後面是什麼，可能是一片淺白色寡淡的薄霧。當時那株植物就是從樓梯側面伸展出來，在微風下輕微搖擺。黃昏將至，或者是突然要變天的氣候，風就來得更猛烈。那個時候好喜歡看窗外的那株植物，不停搖擺，發出窸窣窸窣的聲響。其實那棟樓離我很遠，起碼二十多米，我也只是猜測那裡會發出窸窣

窸窣的聲響，在慘澹泛黃的傍晚，不斷搖晃，沒有任何前因後果地搖動。我習慣性的會在下午五六點鐘休息一會兒，離開正在看的小說，地毯上堆滿了我當時從圖書館借回來的言情小說。我記得那天下午的安排是看完蕭紅的《生死場》。

休憩的時間，我會把mp3打開，白色的mp3用完了整個讀書四年，已經被磨損成了灰藍色，捏在手掌之間，皺巴巴的，感覺那東西發不出什麼驚世駭俗的聲音了。那天他還沒有下班回家，七八點鐘樓下全是熙熙攘攘的鳴笛和叫賣的人聲。我不在意他有沒有按時下班回家，我看了三分之二的《生死場》，腦子裡全是蕭紅的筆觸，所以拿出mp3的時候顯得一切都理所當然。然後就聽到了二胡的前奏，沒有上下文，但是鮑比達的配樂讓人難過，尤其是入秋的季节，任何一點輕微的響動都風聲鶴唳，難以忍受，何況我兩腿交叉躺在我們出租屋的沙發上，望著對面窗戶外面毫無規律、搖擺不定的植物。

這麼多年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去分清楚對面的植物到底是什麼，只能看到它的綠色，那種局限就好比我從來沒想過我是不是要一直待在這個只有十平米的出租屋裡面，就好比我從來沒想過他是不是會准點下班，是不是應該起來去廚房把飯煮起，是不是應該至少站起來，把耳機拔掉。

十多年前，我沒有想過我要去記錄每個東西的名字，也不會去想我該做什麼具體的事情。我好像不在乎這個地方是不是長久之計，也不在乎耳機裡面如泣如訴的二胡是誰的作品，甚至它有沒有什麼名字，就那麼機緣巧合在看不清楚光線的傍晚，對著對門樓房樓頂的植物發神。我的確不太在乎和我情緒無關的任何事情，包括手機裡面QQ群不斷跳躍的符號，我好像白天大部分時候的快樂來源都是

QQ群聊，和不認識的陌生人說著和我沒有關係的對話，然後支起雙腿翻看幾頁小說，那些莫名其妙的故事像是窗外離我咫尺的風花雪月，引人入勝，有時候甚至會忘記自己是個什麼東西，你只記得你凝視別人的目光。

畢業之前，我們輾轉反側找到了合適的出租房間，和一個離婚女人合租，對方也算是半個房東，但是一直孤身一人。有時候我會覺得她要側耳聽我們講話，比如聽我們打鬧，發生性關係，打架，她像個偷窺者，在旁邊的臥室屏息凝神。聽完幾個小時，然後心滿意足地從房間出去，在門口和我們客套兩句，說你們小青年啊，然後似笑非笑的下樓散步。我倒是不在意這些，那個時候我在意什麼嗎？什麼都沒有，那個時候我擅長發神，一整個白天和晚上，在破舊的沙發上發神（四川重慶地區方言），看對面的植物搖擺不定，想像它發出該有的聲響。租房的過程當然是不順利的，遇到的胎神（四川重慶地區方言）千奇百怪，要不然就是我們無法負擔的租金，最討厭聽到的就是整租一年三年的。我跟房東說，我們押一付三是極限了，剛畢業沒錢，一般情況下房東都不太喜歡這樣的租客覺得麻煩。後來在寺廟旁邊找到這個房子，勉強能夠住下來，在太陽稍微晴好的午後，這片樓盤能發出被太陽眷顧的餽味，我小時候經常聞到這種氣味，和蚊香很像，聞一會兒就會疲倦。樓道都是混凝土和水泥地，也沒有過多的修飾，夏天還好，南方的冬天沒有暖氣，條件就顯得艱苦一些。

我倒是不覺得，年輕的時候我不在意很多事，這是其中一部分。我跟他說，你把錢一給，換一個床單，在網上買一個沙發套子，就可以了，這就是自由的地方。我嚮往一種自由，怎麼定義那種年輕時候的自由呢，就是有一個沒有人指指點點的空



間，我在這個空間裡面爲所欲爲。比如把白色的純淨水杯放在皸裂的水泥地面，然後倒一點水，給自己點一根X嬌，一邊抖煙灰一邊捲縮在沙發上，有人會破門而入敲打你的腦殼對你的人生指手畫腳，沒有人會指責你的落魄潦倒，你是隱形的，那是一種衣衫襤褸的自由狀態，打開生鏽的窗戶門框，把一個桌子收拾出來，然後望著遠處一個雜亂的城市上空，喧鬧又悸動。剛租下來的時候，家裡唯一的裝飾就是網上訂購的綠色斑點的沙發布，二十來塊包郵，用洗衣機過水，然後鋪上去，就有了自己的地盤。他當時在幼稚園找了一份工作，教小朋友英文，有時候擠完公交回來，手上會多出來幾層五顏六色的墊子，我就把這些墊子鋪在水泥地上，然後坐在墊子中間，看頭上的吊燈。老舊的吊燈就一束，發出黃色的光。抽完幾根X嬌，看他在夏天打鼾然後睡過去，我再離開。

我喜歡那種用時間分割的自在，在一整個夏天之中，白天跑到出租屋裡面東倒西歪的看小說，發神，洗衣服，睡覺，然後聽他上樓的聲音，晚上騎著紫色的女式永久牌自行車從北門大橋回家，進家門之間還要用濕巾把手擦，避免身上的煙味太濃。還是會有一些時候，很想念那段單純的時光，那不僅僅只是一個夏天和一個秋天無所事事的每一天，而是一種漂浮的狀態。臥室的燈管有時候不亮，我們就黑黢黢的坐在房間裡面聊天，他躺在床上，我坐在對面的沙發，窗外霓虹燈反射進來的光線足以讓我看清楚他凸起的肚皮和疲憊的眼睛。小時候夢想是有一件隱身衣，覺得穿上了之後再也不會有人能看到我的存在，我就可以大搖大擺的偷窺這個世界的隱私，比如對面樓房裡面時不時打架的夫妻，獨自居住的老年人。看看每個人的生活由什麼構成，究竟能發生什麼事情，還能發生什麼，還能有什麼新鮮的。他睡著之後，我就興奮的在地墊上抽

煙，看著煙頭浸濕在水裡面，發出聲響。一個人的時間反而讓人興奮得想上廁所。有時候他會買涼拌菜和西瓜回來，點著蚊香吃點晚飯，然後又昏昏欲睡。可能比起他存在的時間，我更喜歡白天的空洞，隔壁子的離婚女人白天也不怎麼在家，整個房子就安靜的像送給我的禮物，你可以盡情地跳舞，抽煙，發呆，睡覺，醒過來的時候，睜開眼睛，看見外面的風吹打窗棧，帶著裂縫的玻璃窗外面，就是高處搖曳擺動的植物，左右左右，執拗而自在。

我以前看過這種野生的自在，還是在讀書的時候，我們在河堤邊散步，他喊了他老家的朋友來學校耍，三個人圍著河邊的堤壩走了很長的路，他們走後面，聊些瑣碎的家鄉八卦，我一個人沖在前面，就看到河邊的蘆葦，蕩來蕩去，充滿了生命力，生機勃勃，但天色總是灰黃，這種野生的蕩漾再有生機都讓人心生憐憫。他朋友從學校離開的時候和他說，祝你幸福啊，你談的這個朋友挺好，而且你那麼開心，不要管那麼多不合適，在一起就好。他朋友很禮貌，笑嘻嘻的，來了和沒有來一樣，吃了兩頓飯，又匆匆回老家了，他就跟我轉述，他說，我朋友說你挺好，說我現在比以前快樂很多。這種問題怎麼回答，你只有看著他，他像個莽撞的高中生，沿著言情的那一套，單純的，又魯莽的，簡單的又渾濁地說一些他自己都沒想過的話。我也在戲裡面，我聽完也覺得開心，原來恰如其分不重要，一瞬間的情緒愉悅才是生活的某部分真相。總之，我想起來看到過幾次搖曳，除了在河邊，就是窗外的植物，我注意到那幾盆修長植物的時候已經是夏天要過完的時候，天色晚得越來越早，下了幾層秋雨，打開窗戶就是濕答答的氣味，吹進來的風都是沮喪的。我從家裡搬了一層毯子過來，怕他晚上睡覺冷，白天他不在的時候，就把自己裹起來，然後望著面前的窗戶發呆，入秋之後蕭

紅也看不進去，QQ群也不想聊天，有人一直在群裡@我，說你消失了，你突然怎麼不說話了，生活上遇到了什麼打擊嗎？年紀小的時候情緒雖然多但唯一不去想的就是自己有沒有身份地位，至少對我來說沒有這類不切實際的想像，我一開始就是透明的，走進人群就很難找出來的、透明的、沒有任何特色的女人，所以也就沒有過多模稜兩可的希望和臆想，最愜意的時候就是望著對門飄動的植物，當時樓底下到了傍晚六七點過就會有人放張學友的《秋意濃》，伴隨著賣烤鴨的叫賣聲，從一樓傳上來，我會把沒有穿襪子的腳從毛毯外面收進去，聽一些和秋天有關的唱段，然後看下時間，是不是該回家了他。畢業之後他工作很辛苦，經常加班，回家也是面色鐵青又滿臉疲憊，像個被刮擦得即將生鏽的機器人，然而，我對這樣的狀態無能為力。我說我現在還有一兩年的空白給我耗費，我喜歡這不被注視的簡單，我可以看我想看的書，聽歌，睡覺，然後吃吃喝喝。他就疲憊地笑，好像在某個晚上臨走之前，他說他想存錢給老家父母買個按摩椅，還差幾百，所以最近要再省點。

入秋之間一整段時間，看了好幾本鴛鴦蝴蝶派的小說，看到自己的眼神都是柔情似水又決裂不已。他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出租屋的時候，幾乎都是我情緒化的時候，我會跟他詳細討論看到的故事和情節。或者他回來之前，即將回來，回來之後，等一下的所有安排，總之事無巨細的不停講話，往往這個時候他都疲憊的望著我笑，他說，我羨慕你，我也想在家無所事事一下午。我還是想再說一下，對面樓那株植物，每天的傍晚它都能在同樣的天色之下，成功地引起我的注意，就好像我習慣性的要在某個時刻註定看到它的存在。就在天邊霧濛濛的空氣中搖曳，有時候有氣無力有時候又暴戾恣睢。我們單調的生活結束在國慶日之前，秋天很濃

厚的氣氛很早地灌入了整個房間，天色漸黑，我們坐在地墊上相顧無言，他垂頭喪氣地擺動著被我撕得粉碎的日記本，我記得的確是即將要到國慶了，很多人在商議假期的安排，隔壁的離婚女人都說，國慶日要喊幾個朋友來家相聚。他埋頭跪在我們一起拼湊的地墊上面，好像整個房間都是寂靜的，安靜得拿起打火機都是一種侵犯。又是窗外的霓虹燈，帶著燒烤的喧囂和麻辣的氣息從一樓扶搖直上，我靠在窗邊才意識到，如果天色漸晚，那麼你是很難看清對面的植物的，這一點我居然是在和他聲嘶力竭吵架的時候才無意中發現，對面整棟樓都像是一坨黑黢黢的怪物，看不見搖曳，也看不清枝椏的紋理，只能看到一坨無法辨析的藍黑色。反過來冷峻地凝視你們。高中的時候，語文老師說你寫文章，重重疊疊全是迷障，你掩藏那麼多，高考老師要消耗好多精力才能曉得你說的是什麼。我當時就笑了，我還記得那個班主任是個男老師，叫易紅，經常站在門口彎著腿觀察學生，然後坐到講臺上，扭捏地說，他很喜歡文學，希望大家能夠熱愛語文課，不要看不起這個學科。我以為從此我可以以文字作為營生，在出租屋裡面和他絮絮叨叨要去當個寫手，因為我脾氣日怪，因為我情緒氾濫，因為我想自己是個徒勞無功只剩荒謬理想的人。我們單調的生活結束在國慶日之前，他回老家的時候，特意在沙發上留了五百元錢說讓我過節花，然後拿了一個起毛邊的行李包回去了。我不知道他過得好不好，國慶的時候我很少回到那個墊著藍色花瓣地墊的房間去，一是害怕碰到離婚女人和她的朋友們，二是我過了一個繁忙的國慶日，見了很多人，喝了很多酒，走了很多路，累到已經沒有精力再走進那個生鏽的老舊樓房的頂樓上去，打開窗戶，瞥見黃色、鏽跡斑斑的窗戶，再穩定一下窗戶的把手，順道從玻璃望出去，看到對面那幾株擺動的植物了。印象裡面他一直都有滾圓的胳膊和粗壯的小

腿，屋裡停電的時候，他就肆無忌憚打一盆水在我面前沖澡，外面微弱的光線照射在他皮膚上面，翻著零星的光澤，我說你看起來好年輕，像一頭充滿生命力的牲口，水濺在他頭髮上，滴落得到處都是，他一邊洗澡一邊說要喝桌上的啤酒，又是夏天的時候，我覺得我們那個時候的日子是如此的匱乏單一而又顯得安穩。但是你不得不承認，那些光澤的皮膚和充滿生氣、棱角分明的面孔背後是一條充滿無限可能性的路，你身在其中無法做抉擇，只能凝視這些不清晰，可能被記憶篡改的畫面。國慶結束之後他給我帶了兩盒家鄉的特產，回到那個出租屋，背上背了一個能把人都裝進去的大包，他說，這下要待得久了，今年過年都不一定回去，還可以在這兒陪你。

遺憾的是他過年的確沒有回家，我們在單調的國慶之後再未陪伴過彼此，當時剛好他遇到工作轉正的機會，正準備跟離婚女人討論續租的問題。我選擇了一個天氣陰沉沉的下午告訴他我大概率不再可能過來這邊住了，也更大的概率認識了新的人，睡了新的覺。零零散散的光線一直在他腳邊晃動，是窗戶折射過來的光斑，我說了半個小時，像複述了一個悠長的中篇小說，最後加入了斬釘截停的結論。意外的是他反應非常冷靜，笑嘻嘻的，發了一回神才抬起頭看著我，邊笑邊說，「你講的撒子笑話，這都能編得出來？是你小說的情節吧。」

人年輕的時候往往會在某些階段陷入根本不悲天憐人只考慮顧影自憐的狀態裡面，我離開之後像是突然之間跳過了一條溝渠，溝渠的左邊是我們按部就班，地墊上的平淡生活，溝渠右邊是什麼都沒有，等待修建的嶄新空間，我好像從某一個時刻就已經在沒有通知任何人的情況之下跨了過去並單方面認為溝渠左邊固然難捨難分，但根本來說已經是

別人的生活，和我毫無關聯，他在做出幾次極端行為之後嘗試給我發郵件，我換了新的工作，在二環路一棟寫字樓裡面上班，聽著曹芳，看著人來人往車水馬龍的霓虹燈，認識了習慣性懷孕又打掉的新同事，就是那個時候左右，我收到了他發到公司郵箱的信。

他說，他無論如何想不明白，為什麼？所有問題也不需要解決了，也不需要打擾了，但是告訴他原因，要一個原因。我隨後把他的郵件和一眾莫名其妙的廣告檔一同扔進了垃圾箱。很多時候，是環境切割你而不是你在駕馭環境，我總是一再想起那條想像中的溝壑，跨了過去就不應該再有過多的解釋，因為無論怎麼闡釋，怎麼解釋，是誰說服誰，它都不會有任何實質意義上改變。他有一張大學時候照的照片，一直存在當時諾基亞的手機裡面，當時還流行的是彩信，後來換手機之前無意中從起灰的尼龍口袋裡面又翻出來。想起來大約是大一的時候，那天小縣城太陽特別大，他穿著一雙旅遊鞋，上面沾了兩點泥巴，然後歪著頭眯著眼睛像是要躲避背後過於強烈的光線，穿了一件印有幾個英文字母的白色體恤，對著鏡頭表情像還沒開始醞釀就被照了下來樣子，有些錯愕但仍然有笑容。背景的藍色天氣異常不真實，像個假的塑膠板，用十幾年後的眼光來說，就是像用了過多濾鏡。照片上幾乎看不到一朵雲，只有刺眼的太陽光線和藍。剛見面的時候他把這張坐姿端正，在牆角眯著眼睛的照片發過來，像素低得看不清楚人形幾乎。我一般會圍著山跑兩圈，快要跑到山頂的時候，空氣刺鼻，突然想起那時他發照片的時候說的話：

「我很喜歡這張，顯得我很聰明，很文藝。」當時文藝還不是一個貶義詞，我想。只是畫面上的那樣的天氣，很少再見到了。



# 軼 事

林宗毅

母親不養寵物。

母親小時候，外婆會在家裡養些禽畜賣錢。前院養雞鴨，偏房當豬圈。偏房地勢略低，延伸到廚房的部分有如凹陷的窪子。外婆就是在這個窪給豬洗澡。母親婚前房子經過整修，格局大致不變，惟偏房讓給外公某位遠親和他的伴。有時窪子還會用來洗衣或給堂弟沖澡，但我總把那裡看作骯髒的地方。我上小學沒多久的那次大整修終於把偏房地面填整，這才完全和廚房連成一片。

外婆養豬不像一般私家豢養那樣隨便。她從不用餵水或家庭剩菜，而是以新鮮的菜和米現煮菜粥餵養，並且每天幫豬隻洗澡。難怪母親常謂自己是和豬一起被養大的。一次大舅貪玩，把煮豬食的差事推給母親，害她切菜弄傷手，回家後被外婆打了一頓。偏房本就狹仄，一次養不超過三頭豬，還使用這種賠本喂養法，獲利自然有限。但外婆說過，人可以沒有讀書，做事可不能不頂真。

某次家裡同樣進了三隻豬崽，其中一隻毛色、毛質略異。起初外婆不以爲意，愈養才發現養不大。其他兩隻都已有豬公的扮了，就這隻還彷彿是迷你豬。別人到寵物店買標榜的迷你豬結果回家養成大豬公，外婆則是要進肉豬卻意外混了隻迷你豬，實在啼笑皆非。

儘管小豬養不肥，外婆仍百般照料。牠的伙食是糙米粥，有時甚至會放燕麥或奶粉；生病了外婆會帶去看獸醫給牠打針，或者買西藥給牠吃；平常牠不在偏房和大豬住，而是跟外婆的孩子們玩在一起，累了就直接躺床。在那個沒什麼聲光娛樂的國度，母親、阿姨、舅舅們個個都覺得這隻豬真是新鮮又可愛，從沒想過把牠賣掉。

後來外公的祖母去世，按越南的禮數，除了後事還會在門前辦喪宴犒勞來衆。外公曾是南越軍人，戰後失勢，家裡五個孩子，本就一窮二白，喪宴一辦還得三天，即使有親戚解囊相助，也早就拿不出什麼東西了。那時有人對外婆說：「家裡不是還有一隻小豬仔嗎？雖然窮至少也要做個樣子，對鄰里才說得過去。」外婆不知怎麼應對。要說那隻豬不是養來吃的，那等同於寵物，但家裡已經這樣窮了還養寵物，說出來肯定讓人笑。最終外婆拗不過人情，隔天把小豬牽進廚房任由他們，也不燒菜就走出來待著。東西上桌後親友只管吃，而外婆一家子怎麼也沒動筷。

時過境遷，原住偏房的阿祖在養老院過世，堂弟遷居美國成爲職業軍人。母親依舊不養寵物。

## 【作者註】

「頂真」：台語詞，專精、用心

「扮」：台語詞，型格、風範

「阿祖」：台語詞，泛指曾祖輩



翼

知北

E看著鏡子裡的自己。他認為人格有高下之分，這就反映在他們的翅膀上——有些人有，有些人沒有。凡人見不到，只有在某些時間、某些空間、與某些人談話時才會見到，他這樣想。有的人翅膀潔白而高貴，像天使；有的人五顏六色像個可憐的小丑；也有些像隻待宰的雞，囉嗦；有的像蟬翼；還有的人模人樣卻是隻蒼蠅，喧囂。他記得他曾經有過，他篤定地相信他曾經擁有過。多餘的溫水沿著E的裸體滴下，他看著鏡子裡的自己。黃昏的光線溢滿整個狹窄的浴室，E恍惚地看著鏡子裡的人，衣冠楚楚，化妝台的澄黃燈光照亮那張不比小丑高貴的學術劊子手的臉。說來彷彿所有化妝師都穿黑色衣服。他闔上眼，粉刷在他臉上遊走。這張可笑的臉使E無奈。分明可笑，但笑不出。這分明是在諷刺他。他別過頭，碰上刺眼的餘暉，迫使他閉上眼。他想起閃光燈。

化妝間狹小但不侷促，冷氣運作良好，興奮流遍每一條神經，從皮膚和袖口的布料之間竄出。一旁坐著幾個女同學，穿著黑色禮裙，沒有什麼記憶點。E看著鏡子裡的自己，髮絲黏連著定形凝膠水，現在已經乾了。他頂著一頭離奇而且在小丑和文盲、以及眼盲者看來——華麗的短髮。女生們在討論是時候讓教授兌現請客的承諾，也許某間高級餐廳，今晚，典禮完畢後。這個唯一的記憶點，其實E本人前去搭話也不太成功，其實女生們之間說話也不太投機，大概只是在場所有人身上流淌的興奮使得人們對尷尬與無知免疫，沈淪在，可能是，顯貴的香水氣味所帶來的高潮之中。如海浪般，潮起潮落地更迭。

他在那幾個女生身上看不見翅膀，應該是隱藏了起來；但對於那究竟是怎樣的翅膀，E毫無頭緒，毫不感興趣，只能夠說她們隱藏得很好。一點兒氣息都沒有。E完全沒有打探對方裸體的念頭，始終沒有重視對方任何地方。是對方的存在感薄弱呢？還是對方根本沒有翅膀呢？這種問題難以佔據任何記憶份量。

翅膀是E唯一擁有的東西，不屬於父母，不屬於任何曾受其益的前輩，只屬於他自己。E看著鏡子裡的自己。也許不知道什麼時候，某個比上吊還窒息的夜晚，是自己還是誰，趁著沈浸在哀嚎之中時偷偷地把它折斷。那種痛作用不在全身，只在部分，這相比起焚燒整個人的心火，簡直一點感覺都沒有。醒來的時候，只覺背脊有些酸痛，翅膀的事從頭到尾沒有出現在E的考慮範圍之中。如今只剩下在背上左右兩邊隆起的兩塊三角形骨頭，可以想像是折翼後的痕跡。E沒穿過什麼緊身的上衣，他很瘦，沒有什麼衣服對他而言是「小」的，因此背脊兩旁的骨頭突出，也就未曾引任何人注目。

男校的同學在討論女生時特別起勁，不討論她們的生活方式或者興趣愛好，只聚焦在她們的外貌形態；主要倒不在研究五官，而是一眼望過去的身體輪廓。——可遠觀，欲褻玩而不可。當「女生」二字從男生口中冒出時，男生一般都會異常地詞窮。E感到很無奈。他們不知道如何形容「美」，有時甚至乎根本不是在討論

「美」，而是純粹地因搬弄陳腔濫調來評論他人外表讓他們感到興奮。E懷疑這與批改作文時是同樣的感覺——居高臨下，指點江山。一些人指點江山，一些人指點美人，應該差別不大。但即使是在指點美人，他們的詞語已經貧乏到一個令旁聽者承擔所有尷尬的地步了。他們之中幾乎沒有人讀過宋玉的《神女賦》、曹植的《洛神賦》，再有詞彙的人不過就從《長恨歌》裡生搬硬套幾句言不及義的話。也許女性的體型一度是典雅文學的模寫對象，也許這種評論之中有美學，但他們詞彙的貧乏往往使得整場對話變得低俗猥瑣，以至於產生厭惡。E幾乎喪失性向。

## 二

E已經脫離聚光燈了。不僅僅是不在其下，更是意識到其妨礙性的存在。E覺得自己很可笑，不只是他，基本上是：成年人可惡而可笑，未成年人中有的人是可愛，有的人是啼笑皆非。

今天太陽下山的方式是陰雨而非黃昏。好極了，E心裡這麼想。

E環顧家裡四週，這裡沒有睡房和客廳之分，只有廚房和浴室之分，兩張雙層床，撇除書桌、電視和打印機之後，就只剩下一條狹窄的走道。米白色的牆四處掉漆，中間掛著如電腦屏幕大的電視機，在那上面是時鐘。電視開著。

「天文學家在2009年首次發現了這一顆稱爲『CX330』的恆星，正在急速生長。它沒有恆星相鄰，也缺少了行星圍繞作伴，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稱之爲『宇宙中最孤獨的恆星』；發現時只知道它會發出X射線和可見光——」

E關掉電視，往傍晚的天空望去。烏雲密佈。但他還是決定出去散步。

E闔上家門的鐵閘到樓下的時間裡，幾個想法在他腦海浮現，心裡默默唸誦：

——美，不一定要用暴露的手段展現，有時隱藏反而會促成美的誕生。

——天底下並不是只有他一人擁有翅膀，他很明白。有時在學校，也說不清楚有什麼讓對方這麼有興致，但總是有一些妙語連珠的瞬間，那純粹是腦子在當下偶然迸出的句子，卻如此精妙。明明沒什麼可笑的，但嘴角就是不自禁上揚——他鄉遇故知。E想，一定是這樣。

如果說現代文學是在煙圈裡捉迷藏，那麼古典文學一定是在酒罈子裡找佳句。那些語不驚人死不休的，



大概終於可以死了。

嗯？

### 三

E已經到樓下了。他想，今天的天氣真好啊；就像大牌出版的《盛夏之死》書封用的紙質一樣舒適。如果墳前或棺材上要擺上一朵紙花的話，那麼一定要是這種紙摺成的花！E討厭塑膠花，因為他認為會凋萎的花才是最美的，但現在，他認為緩慢的凋萎反而玷污了花的美麗，不如紙花可頃刻之間焚毀，而且也不需要像對待一個生命般呵護它。在不辭勞苦地付出的前提下，沒有人類願意欣賞任何一朵花的美。除非那是印在鈔票和硬幣上的花。人們習慣把婚禮上贈送的利是錢稱作「人情」。那麼「很有人情味」是什麼意思，可想而知。E曾幾何時想過把利是封裡頭改裝詩箋——上好的紙、上好的墨水、一人一詩，可惜家族裡的全部是長著野雞翅膀的人，往口袋裡一掏就是幾根雞毛，有時僅僅是老毛，毛澤東的暱稱——老毛。

很快，雨點從烏雲密布的天空落下，雨勢時大時小，伴著狂風。廊檐雖能擋雨，但兩邊開闊，雨水乘著風，很容易便能把途人半身衣服打濕。當E在忙活的時候，這種狀態叫做狼狽不堪，而E現在沒有要做的事，也不會讓未來有事可做，因此可以徐徐而行。至於為何要刻意讓自己淋雨，這便是E天生的喜好了。啊不，不應該說只是E的喜好，這應當是所有人類血脈中的隱性喜好。人們小時候應該很喜歡淋雨，至少E的同學是這樣，源自社會身份的抽離、源自對崇高價值的愛慕，為了讀取天上的信使捎來的口信：「自由！」——一定要響應自然界最華麗的暴動。

E寫過一篇小說，叫《下雨季》，裡面有兩句他現在仍覺得很合適：

「躁動的荷爾蒙憑藉觀雨得到平息，我們凝視雨滴，要把它從四樓墜落到一樓的光景收盡眼底，直到地面給它分崩離析的一掌。」

「人間是不可能寧靜得久的。很快便有小孩子受不住誘惑，直往操場的對角奔去。那位勇士穿越槍林彈雨，與天罰對抗，然後，安然無恙地凱旋歸來。」

E沿著長長的廊檐漫步。這裡因為被大雨佔據，所以途人稀疏，即使有，也會急步走過，不作久留。E看著大雨中的白蘭樹，聽著雨滴打擊葉子的聲音，有想吟誦一些東西的感覺。

「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

此刻，E感覺翅膀長回來了。與以前的翅膀不同，這次的更爲潔白，更純粹。E很喜歡。他脫下白色恤衫，舒展開自己的翅膀，他感覺到沐浴在雨中是什麼體驗了。忽然一聲雷響，厚重的翅膀提醒他，他永遠也無法在雨中飛行。

## 四

窗外，大雨仍在下。透過窗花，E看到雨水被風吹成一匹布的樣子，一次次衝擊對面的有蓋行人天橋，而從天橋頂溢出的雨水，連帶其他，形成了一層華麗的雨幕。室內沒有開燈，E覺得這樣很好。昏暗的光線照到書架上的幾本書，白紙藍字的「三島由紀夫」字樣映出玻璃窗上雨滴的黑影。

還能有什麼時刻比現在更適合思考青春期呢！E想起《憂國》短篇小說集裡的〈寫詩的少年〉一章；這篇小說簡直是自我討伐，不過E並不感到意外，因爲他是循著《我的青春漫遊時代》來找到這篇文章的，而那本自傳裡對這篇私小說主人公的態度，一早揭曉。所謂詩人與否、自以爲是的問題，其實可以回歸到更大的母題，那也是E的處境。自嘲，基本上能化解一切。

須知E是與精英搏殺過的人，對於這類人，有證明自我的衝動而無法證明，是理所應當的，因爲那是邁向成年前必經的痛苦階段，而他們比非精英的人更快到達這道使勁踹也踹不開的城門前。論才狂，那絕對可比辛棄疾「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然而E究竟想證明自我的哪個部分，他自己也不清楚。

大人平常不動腦子，一到了要動腦子的時候便只能胡扯些自相矛盾的話；勸架的時候說要尊重對方的差異，說什麼你和他不同，然後到了有人伸冤的時候，又說大家都一樣冤，你和他沒有什麼不同。

如果說研習文學能帶來精神上的高度，因而能傲視凡夫俗子，自命不凡、卓然不群，那麼即使E沒有自詡爲詩人的打算，處境也與〈寫詩的少年〉中的少年相差無幾。

少年自認爲自己是超然的天才，身爲詩人，不是活著也不是死亡的狀態，在這種抽離的狀態下，他可以冷漠地動用任何沈重的詞語。而通過觀察與自己相像的人「R」，少年才突然發現了那是一種自我催眠下的超然，也許他只是個跟其他人一樣的庸人——這個想法使得少年不禁悚然；而E在其十幾年的人生中，做的就是極力抵抗融入平凡，極力鄙視甘於平庸者，而極力追求偉大，被他不認可的庸才說他像自己，對E而言是極大的侮辱。於是E從不停止抵抗。但事實是如何呢？他真的只是個普通人嗎？E想，如果像E、B那樣的人也是「普通人」，那麼他當個「普通人」也是無比快樂的。E抗拒的不是平凡，而是平庸。再後退一步，從上帝視角看——兩者到最後有什麼差別呢？人混在一起，誰也分不清誰了。也許是以凡人之名行天才之實給他僭

越的快感，也許是純粹的釋懷（畢竟那些庸人很快會消失），E現在不會因承認自己的平凡而感到抵觸。終究，E想要的，已經從「比別人好」變成「不比別人差」了。自嘲能化解一切不假，但把別人的獨特性完全抹煞、當成自己來嘲笑，那就不行了。自嘲是與自己的和解，與他人何干呢？不必竭力撻伐過去的自己，或與過去的自己相像的他人，事情自然會以某種形式和解的。從這種角度來看，也許把自嘲公之於衆，也已經算是跌了價的覺悟吧。

人的長大，從幼到老，不過是繼續著形式不同的自我撻伐而已，哪有什麼鬼成長可言。也許到了垂死一刻，無力繼續批判，而又願意停止，才能算是真正的成長。

E讀完一遍〈寫詩的少年〉，抬頭看時鐘，已經七點了。自己是不是想得有些太多，以至於根本無法好好享受青春呢？翻開日程表，明天有英文模擬試；低於八成五分數者留校補課。

## 五

E當天晚上做了一個夢。一個愉悅的夢。

醒來的時候，E感到無比疲累。如果這天是星期六日，那麼E還可以繼續睡，並期望能重返那個夢，可惜這是星期一，而且已經七點多了。家中沒有人煮早餐給E，父母都在外，而姐姐還未醒。從家裡到學校需要半小時，E想準時，早餐大概沒戲了。E以往也有遲到的時候，但無論遲到多少次，E還是會緊張萬分，完全不像那些同學說的遲到多了就會習慣。E摸了摸手機，很燙，這意味著所有鬧鐘都已經觸發了，但E沒有醒。這時E只有趕往學校的念頭，到了放學時，他才想起一個問題：「我到底有沒有夢囈呢？如果有，我說了些什麼？」幸好姐姐睡得沉，他想。

上學，單論上課，對任何學生而言，乃是一件極其無聊的事。有興趣的科目被應試風氣荼毒，其原本魅力遭扼殺，而沒有興趣的科目就更不用說了。若在考試中得心應手、拔得頭籌那還算好，可是E不知道，究竟自己的成績居中不上，原因是老師教得不好還是自己學得不夠。這個問題問誰都不合適，是無解的、是死結。有時E向父母伸冤，父母一般說：「低分是自己不夠努力，怎麼能怪老師呢？」E往往憋著一句話：「我們一家子的窮鬼，是因為你不夠努力，怎麼能怪市道呢？」

老師們宣布鴻圖大計，關於多少個狀元、多少個醫生、律師，今年又如何遜色，我們又被何等期待，就像希特勒的閱兵演講，指揮著數萬士兵的手腳如何擺動，腦子如何思考，如何殺敵，以圖全國上下的強盛——戰死，我告訴你！這是三生有幸的榮耀！要是能徹底地毀滅，那也不失為良策，然而考試只會折磨一個

人的心智；把人民變成元首所期望的戰士，而在殺敵之前，又必先接受練蠱，成為精英中的精英，百人之下，萬人之上。究竟用什麼比喻才能表達出這種猥瑣與暴烈的扭曲呢？E想。究竟「成長的痛楚」指的是什麼？如果他是個女孩子，他一定能以「見血」的筆法來寫被人強姦與義務教育的共同之處。處於正直的低俗與扭曲的高尚之間，E來回往復，如果蘇軾「此心安處是吾鄉」屬實，那麼朋友、父母、老師都顯得狹窄了。唯有在美夢裡死去，那才不算客死異鄉。

當其他戰士綁上「七生報國」的頭巾，死死地盯著海的另一邊時，E和一些人已經邁上了苟延殘喘的道路。他們都是一座座孤島，互不交流，有些正在沈沒，而尚未沈沒的，則只希望砲火能快點降臨。

## 六

人是繩子、木條、骨頭、還是鐵絲呢？無論如何，那肯定不是E。他被兩股力量懸著固定，又有兩股力量在左右拉扯，一個是極度繁忙而束手無策帶來的焦慮，一個是極度與正常社會相反的悠閒帶來的孤獨及與之伴生的胡思亂想，像是鐘擺，抑或狂躁的拍子機，只有剛剛划過垂直線的剎那日子是正常的，他這麼認為。然而大部分人類都不是浪人，而是駐紮在兩邊任何一邊的村民，只不過時不時盪到對面去，不能稱之為奔波，那只是舒適的旅遊體驗。而在兩邊迴盪的他，就是一件有呼吸的死物，被用力推向一邊後，又被使勁拉回一邊。人們小時候都折過牙籤，像折牙籤一樣，用任何三根手指、往任何一個方向折一下，並不能徹底把一根牙籤折成兩段，因為當中還有一條細長的纖維連著兩段殘木，但此時往反方向再折一下，牙籤便會應聲斷裂成兩半，回天乏術。如果那牙籤換成人類的話，會怎樣？把人的精神像折牙籤、拗鐵絲一樣折，會怎樣？如果折不斷意味著能屈能伸，那麼折得斷是代表有風骨呢，還是愚昧的固執呢？

有時，E想起王國維、想起海子、想起老舍。有時，死是一種仁慈。花朵尚未枯萎，我們便要「花開需折直須折」，但到了花瓣萎靡之時，我們卻要懇求它不要凋零。真的是「要」嗎？那只是「想」要。E失眠了一段時間，而那段時間還是「自由」的假期。姐姐的個人主義發揮到巔峰，那便叫仁慈，但只是偶爾動用個人主義來自辯，卻是一件極為噁心的事。忙碌與反芻，嗯，E一定是頭牛，要不然就是頭羊，但是牠們沒有翅膀。

E坐在宿舍天台的矮牆上，思考著自己究竟是誰。凡活人都是有信仰和使命的！E還沒見過誰沒有。啊，那應該是芥川先生和津島先生。太宰這個名字，過於脫俗，不適合一個未死的人。E是誰呢？

「我不是一個學生、我不是一個兒子、我不是一個男人、我不會是一個老師、我不會是一個父親、更不可能是一個合格的作家。」

《斜陽》的餘暉是如此溫暖，溫熱的風拂過《野草》。

「當我成塵時，你將見我的微笑。」這話不是E說的。

高曉松是不是說過什麼「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之類的話？嗯……E沈思，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還有遠方的苟且。這樣比較合乎現實。基本上是，可惡、可悲、而最為可笑。歲月神偷，鬼斧神工，在成年人臉上刻上的痕跡，那就是最高的藝術啊！可悲可惡而可笑，這絕對是藝術。

E久違地展開翅膀，突然發覺很多地方都被壓得畸形，而自己全然不覺，彷彿知覺已經麻痺。直到這一刻，才真正感覺到活著的痛楚及喜悅。E痛得哭出來，又同時在笑。羽毛依舊潔白，但染上了一種落魄貴族的氣息，蒼白，以至於白得醜陋。一個二流的贗品，就是這雙翅膀在常人眼中的模樣。天台上的自由，有「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的感覺。只有這一次，能真正抓住決定自己的生死去向，只有立於萬頃之樓時，自己的命才掌握在自己手裡。

夏目漱石的《草枕》曾解釋了藝術於人的意義，他說：「要敢於冒犯人世的痛苦，內心就必須隱含著戰勝痛苦的歡愉。所謂畫，所謂詩，所謂戲劇，都是蘊蓄於此種悲酸之中的快感的別名，了解其中意趣，方能使吾人之作變得壯烈，變得嫻雅；方能戰勝一切困苦，方能將肉體的苦痛置之度外，無視物質上的不便，驅馳勇猛。」——這段話稱得上小小的當代「《典論》」。

微風吹拂，夕陽西斜。夜幕降臨在即。E的心中孳生一種傷感，爲了驅散這種傷感，他很想飛一會兒。就用這雙畸形而醜陋的翅膀。白色恤衫，黑色長褲，E用赤裸的雙腳感受陽光的溫度。這已經不知道是幾多年前的事了。像歌德那樣嗎？讓維特代替自己？不，不，那將會是三流的贗品，閻王怎肯收貨！

E覺得是時候摒棄唯心主義了。柏克萊的理論不但沒有給他勇氣，反而助長了美好事物毀滅的恐懼。E告訴自己，閉上眼睛，世界依然存在、文學依然存在、善良的人依然存在，父母和朋友不會離自己而去，他們還在這個熟悉的地方，而自己只是暫時回歸藍天。自由，啊，自由，叛逆爭取的是什麼？從一個籠子換到另一個更大的籠子，這也足以被稱爲叛逆？來自現實的威脅仍然存在啊，赫曼·赫塞先生。

陽光給雲朵鑲上金邊，在那遙遠的雲上，E彷彿聽到了Ane Brun的《All my tears》。

「When I go don't cry for me

In my father's arms I'll be

The wounds this world left on my soul

Will all be healed and I'll be whole

Sun and moon will be replaced with the light of Jesus' face

And I will not be ashamed for my savior knows my name

It don't matter where you bury me

I'll be home and I'll be free

It don't matter anywhere I lay

All my tears be washed away」

那歌聲是何等美妙啊！這就是天籟之音嗎？

已經近了……已經近了……已經近了……E想。他以虔誠的眼神注視浮雲和藍天，縱身一躍。



在我心中最好吃的食物

飲星人

如果有人問我，旅行過這麼多地方，在這些日子裡，印象中最好吃的料理或食物是什麼？我應該會回答他，是培根，但不是普通的培根。是「自助式吃到飽早餐」結束之後，從餐台上收下來準備丟進廚餘桶之前，因為加熱太久，帶給人乾燥又過鹹感覺的培根；或者是散發出油亮光澤，彷彿培根自身也在誘惑人趕快一口吃掉它……每天都是不同的光景，這些留到最後的培根，正是我心裡認定最好吃的料理。

曾經看過類似場景的人，應該都會明白，並不是所有的培根都一樣好運，能被人好好地品嚐。總有培根運氣不好，不被人選上，遺忘在鍋底。在他們即將被丟棄之前，我偶爾會偷偷撿幾片起來吃。

一口咬下之後，有可能是太油太鹹，又或許是乾香酥脆，也可能是恰到好處的甘甜不膩，每次總有驚喜在我口中噴發。正因為如此，每一次抱著緊張又期待的心情吃下去，往往令我感動再三。「今天又救了幾片培根，他們並沒有被浪費，謝天謝地。」又或許是懷著這樣的心境，讓每一片培根都變好吃了也說不定。

不論是在炙熱的南方海島上，還是冰霜刺骨的北方森林里，只要那裡有飯店旅館在營業，有自助式或任意形式的早餐，總是能看到這道料理的身影。若是旅行時住宿的旅館早餐裡，沒看到培根出現會令我感到不安，甚至產生對這間飯店或餐廳的不信任感，也許只有我有這種想法吧...

身為餐飲服務人員，大部分時候自然是沒有辦法坐下來好好品嚐這道料理的。更多的是，日復一日地捨棄他們。理由總是聽到不想聽的那幾句話——因為不新鮮、因為放太久、因為公司規定、因為衛生考量……只好在時間到了以後全部丟棄。

但他們明明都還可以吃阿！他們都還是食物阿！為什麼要這麼浪費呢？這些問題縱使你我知道答案，所有人也都知道答案，卻沒有人有能力真正做出什麼改變。

在這個問題解決之前，我能做到的，或許只有在每次培根要被丟掉以前，偷偷撿幾片塞進肚子裡。這些培根作為一道料理，縱使沒有在最好的時候被人品嚐，最終也沒有被隨便丟掉，謝天謝地。

2021 / 12 / 01 日本北海道T飯店





上 下

睜眼

丟石頭的人和腦袋被貫穿的人正在另一個中年男人的幫助下把一張上下床搬到郊區的橋洞下面，那是他們流浪生活的「家」。

「我我我們有床了，這是不是，就不叫流浪了？」

「這怎麼就不叫流浪了！梭羅隱居瓦爾登湖還叫隱居呢，我們就多了一張床怎麼了！」

說完，腦袋被貫穿的人把丟石頭的人揍了一頓。那個中年男人就停下來，看著他們兩個。

「那我要睡上面。」丟石頭的人挨完揍，這麼要求道。

腦袋被貫穿的人不理他。

晚上，丟石頭的人睡在上鋪丟石頭。腦袋被貫穿的人則借著一個檯燈的燈光在用一個皮面筆記本和一支藍色圓珠筆寫著些什麼，一邊寫，一邊不時地抬頭看。

腦袋被貫穿的人寫到檯燈不亮了就睡了。丟石頭的人早就在重複的丟石頭活動中睡著了。

第二天，他們二人一起出發。腦袋被貫穿的人還帶著他的筆記本。

「我們的流浪生活是藝術，你你你.....你是藝術家。」

腦袋被貫穿的人不說話。他們去到中年男人工作的垃圾站，中年男人朝他們搖了搖頭。他們便走了。

顯然，他們熟悉這座城市裡的各種垃圾箱和堆垃圾的地方。丟石頭的人很快找到了幾枚被人丟下的硬幣。腦袋被貫穿的人把很多外套的口袋都翻出來，一旦找到錢，就夾在筆記本裡。但他比丟石頭的人慢很多，因為他還翻看一些雜誌。

等垃圾箱翻完了，他們就去人多的地方。下午四點之後（腦袋被貫穿的人有一隻撿到的手錶），他們再次去垃圾站。中年男人給了他們一點錢，還有很多舊檯燈，幾隻蠟燭和打火機。他們提著這些東西，去中年男人的家吃飯，洗澡。期間，腦袋被貫穿的人給中年男人看了他的筆記本。中年男人問腦袋被貫穿的人現在腦袋痛不痛。丟石頭的人旁邊的人說：「老樣子。」

他們沒什麼好說的了。在丟石頭的人洗完澡以後，兩個人離開了中年男人的家。

那天晚上，那張上下床坍塌了，木板直直地砸向坐在下鋪的人的腦袋，壓死了他。又過了兩天，警員在附近的一條河裡發現了丟石頭的人的屍體。

中年男子，即腦袋被貫穿的人的舅舅獨自把橋洞下的「家」扔進了垃圾站，然後把筆記本交给了我，作為一個辦公室的同事，他知道我近日在為寫些什麼受苦。我翻看筆記本，有一些被撕去了，原主人的刪改的習慣是藍色圈線，在最後的幾頁，這個人的書寫方式變成了圓規式的，他寫成一個句子為母本，然後開始羅列一些類似的句子，只改動母本的幾個字。在最後的一頁裡，這個人寫到：

「一個睡在下鋪的男人在夜裡被壓死。

一個睡在下鋪的男人在白天被壓死。

一個睡在下鋪的男人沒有被壓死。

一個睡在下鋪的女人在夜裡被壓死。

一個睡在下鋪的女人在白天被壓死。

一個睡在下鋪的女人沒被壓死。」

我記起總來找他的那兩個男人，他們的臉都很普通平常，但是放進黑白照片裡，就會大有不同。我的同事告訴我，他們中一個總是在腦海中丟石頭來打水漂玩，但是由於石頭一離手，就知道會投多遠，因而只能享受丟出石頭的快樂。而另一個人堅信自己會成為藝術家，他的筆記本裡的內容是他正在寫的小說，當初他由於目睹電視上的一隻長著長獠牙的海象，而想像自己的腦袋被一根巨大的骨頭貫穿，為了更好地睡眠而開始流浪。

我至今沒有讀懂他的小說，但是我有一個懷疑在腦海裡經久不散：他是不是自殺？



微 小  
鄭里

曾經，睡眠之於他，是彷彿深水之下，深邃而安靜的黑暗。他鮮少為雜蕪的夢境所苦。然而最近，他偶爾會在行走時、工作時，或甚至是什麼也沒做的時刻，猛地倒抽一口氣，而後眼前所有畫面瞬間沒收。他醒來，發現自己蜷縮在租屋的地面，臉頰貼著冰冷的磁磚，看見細小的塵埃散布一地，像是微微結霜。

爲什麼會睡在這裡呢？他不只一次如此自問，但終究沒有答案，只好一面伸展略感疼痛的身體，一面回溯已逝的夢境。此前他也不知道，所謂夢是如此曖昧。越是努力朝那個方向伸手，就越會變得細碎、薄弱。最後他總徒然地感到空虛。

夢醒過後，總會感到微微暈眩，伴隨雙耳深處微弱的震盪，彷彿一種低音的耳鳴。這也是夢的一部分嗎？有些夢會在清醒後依然殘留嗎？

跟牧儀一起住的期間，他依然睡得很好，但牧儀總有夜不成眠的時刻（牧儀是憂鬱得彷彿讓附近的空氣都微微凝滯的人。他也曾建議牧儀去身心科看看吧，牧儀表示他早就去過了，但是症狀過於輕微，也只被草草開了微量的藥）。牧儀總說，靠著他的身體時，會比較好入睡一些。真的怎麼也睡不著時，牧儀就會輕手輕腳地鑽出被窩，拿出手機，小聲播放起音樂。

他只有幾次在途中醒來，看見牧儀坐在沒有開燈的，黑暗的床緣，一旁的手機播送著大提琴安穩、平和如呢喃的低音，而牧儀就隨著樂聲擺弄雙手，彷彿正在拉奏的模樣。

起初，他甚至沒有真正看見這個場景，只是模模糊糊地感受到了，然後很快又被低穩的琴音導回深睡中。後來有次，當他終於意識到自己醒來，而牧儀不在身邊的時候，他才不動聲色地尋找，直到在漆黑中，隱約看見獨坐床緣，憑空拉奏樂曲的牧儀。他對自己所見感到疑惑，甚至懷疑，牧儀難道真的會拉琴嗎？幽暗中，他看不見牧儀的手勢（即使看見了他也不懂），但總覺得牧儀正進行一種優雅的、哀傷的儀式。

交往期間的某天，牧儀突然告訴他：「其實我本來應該能成爲一個音樂家的。」

當時，他正看著無聊的美劇（或許因爲螢幕上短暫出現一組弦樂四重奏的演出，牧儀才會這樣說吧？）聽見這句話時不由得回過頭。牧儀的臉上掛著回想過去時會出現的那種遙遠的神情。

「什麼意思呢？」他問。

牧儀說起，很小的時候——那似乎也是他小時候唯一具體清晰的記憶——母親曾經帶著他去算命。他還記得，自己被母親牽著，走進一棟灰暗乏味，空氣中能嗅出陳舊的大樓中，搭乘電梯到了七樓，推開那種大樓常見的鐵門，走入的卻是一個火光零星、暗影搖晃的空間。算命的老師端坐在房間深處，他記得母親恭敬打過招呼，而後他就在母親與老師的指示之下，讓老師仔細看過他身上，他感覺毫無意義的各種細節。手心、手背、額頭、耳背……

結束後，老師又端坐回去，說了一長串讓他摸不著頭緒的話。母親似乎也感到困惑，忍不住問了一句：老師，那我兒子適合走什麼行業？

老師聞言，手往案上一放，擺出權威的高妙姿態，說：「當音樂家，開始幾年會過得很苦很苦，熬到成年，一定會名利雙收。」

這番話令牧儀感覺震撼，甚至於有些恐懼。即使當時的他還小，仍覺得此刻發生在他身上的事——一個人如此篤定、明確，卻又語焉不詳地指認了他未來的模樣，充滿了不可解的荒謬。母親似乎也被震懾住，領著他謝過老師、付了費用後，又領著他回車上。一直到母親開進速食店的停車場，點了他喜歡的套餐坐下為止，一直都不發一語。

好不容易開口，母親就問：「小儀，你想當音樂家嗎？」

想當音樂家嗎？對當時還年幼的他（好像頂多也才小二吧）而言，那是個無從回答的問題。關於以後的自己要變成什麼樣子，除了空泛的想像之外，他根本沒有思考過。

牧儀的往事說到這裡便打住。片刻的沉默後，他忍不住追問：「結果呢？你怎麼回答？」

「我忘記了。」牧儀只是這麼說。

「可能吧，但是後來我一直記得這句話，看著班上那些學樂器的同學，也有點莫名的嚮往，我的確滿喜歡音樂的，而且我似乎知道，只要我開口，我父母也真的會孤注一擲，努力把我培訓成一個音樂家該有的樣子。」

他問，而牧儀又沉默許久，而後才微微歪頭，露出類似微笑的神情：

「說不上來。」

說不上來。當牧儀向他提出分手的時候，說的也是這句話。

那時牧儀已經有幾天沒有待在他們同住的套房。再次見面時也約在速食店，他們點了一份套餐，但誰也沒有吃。牧儀只是一直哭一直哭，哭到薯條變軟、漢堡發皺，冷掉的濃湯透露著一種悲哀……而他感覺牧儀的每一滴眼淚都刺在他的喉嚨，令他無法吞嚥，也無從出聲。

他不理解牧儀的哭泣。為什麼呢？為什麼被分手的是他，落淚的反而是牧儀呢？如果感到難過的話，為什麼要分開呢？他靜靜地坐著，卻感覺自己內在狂亂地震盪著，像是有某種不知名的力量，要從裡頭將他搖碎。他隱忍著痛苦，讓自己發出正常的聲音：是我做錯了什麼嗎？對不起；是你喜歡上別人了嗎？是家裡給

你很大的壓力嗎……他的每個問題，牧儀都一一地搖頭。哭著搖頭的牧儀，像一隻受困的、驚恐的小羊，但此刻的他，已經不知道能不能伸手，將對方擁入懷中。

他記得自己後來終於有些失控了。爲什麼？到底爲什麼？失去方向的問句開始顫抖、上揚，像一顆隨時要崩解的星星。而牧儀也許是哭得累了，原先低聲的哭喊，漸漸轉變爲啜泣，而後變成只是無聲地流淚。牧儀微微歪頭，淚水像融冰一樣垂落下來。

最後牧儀也只是說了那句：「說不上來。」

後來牧儀就不會再回到小套房，遺留下一些令他不知如何處置的什物，他彷彿也是被留下來，忘了帶走的東西之一。而後，他開始淺眠，開始作夢，然後在冰冷的地板上驚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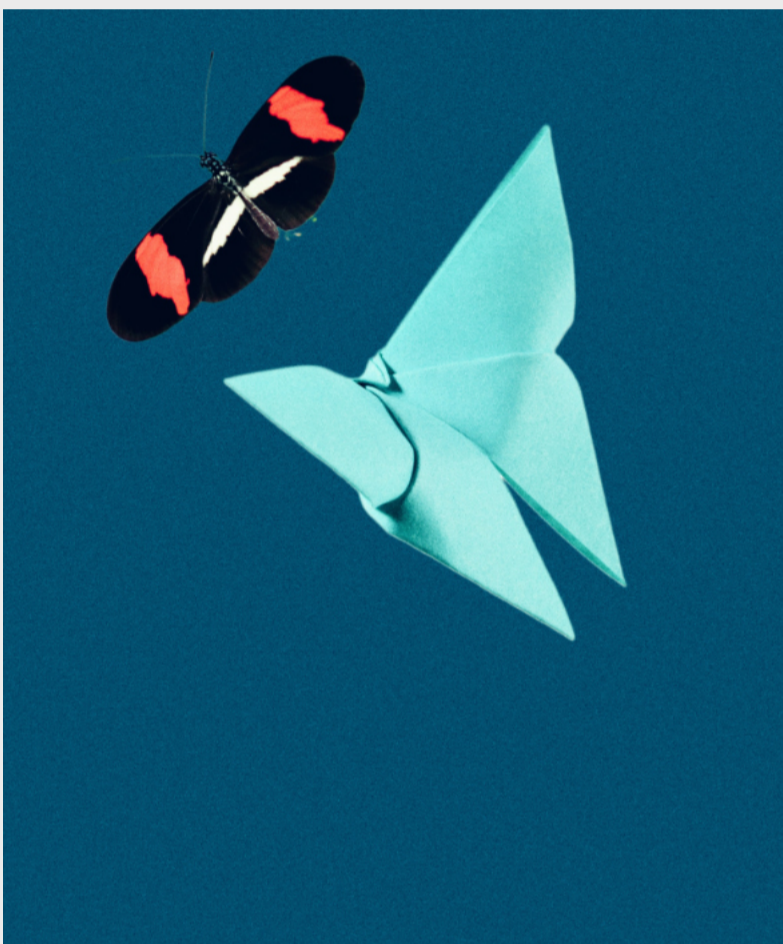
有時他會想起牧儀。離開了他的牧儀，現在是一個人嗎，或者找到了他以外的誰呢。如果還是一個人，晚上一定還是很難睡吧。牧儀是不是還會小聲播放著音樂，對著虛空，拉奏不存在的大提琴，想像某種錯失的存在。

就像他也偶爾想像，想像牧儀還在身邊，他會抱著牧儀，一起看他看不懂的美劇，用自己的體溫捂熱牧儀寒涼的肌膚；他會用指腹輕撫牧儀的黑眼圈，彷彿自己真的能漸漸抹去那些疲倦的痕跡；他會鑽進用棉被將自己裹住的牧儀懷裡，像是造訪一朵雲……

在想像著這些的時候，感覺牧儀某種程度真正存在，微妙地與他連結著。當他在雙耳深處，聽見低抑的聲響時，他真的如此相信。

也許，牧儀也正用相同的方式，在想著他吧。

他想著想著，雙眼輕輕闔上，又開始作夢。



# 長了翅膀的人類

黃柏凱



活在半空的折騰

自己是宇宙最渺小的切割

不快樂

困在半空

不如一隻蝴蝶

自己之外還有更稀薄

消極地認為一切已經落在最後

不快樂

困在半空

不如一隻蝴蝶

不快樂

困在半空

不如一隻蝴蝶

其實

半空是困在宇宙和地面之間最廣袤的

自由



雨

楊賜文

某日，有位與我僅有數面之緣的人，對於我時常返家的事提出了沉痛告誡：「於你這年齡的男性來說，常回家不是件好事，不但通勤費成了繁重負擔，自己成了媽寶也還毫不自知。」當時聽見這話，只覺著心放下了場臺北的雨。雨落在弦上，刺痛，躁擾。一來，我常回家乃有思家之情，也希望能夠珍惜和家人共處的日子，即使過去我同父母間，因傳統思潮的緣故，關係緊張多年，卻也在近幾年來有逐漸轉好的跡象。彼此間的抵抗拉扯自然是少不了的一大因素。二來，做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家政婦，本就不輕易，偶有放鬆之時又有何不可。再者，一個離不開母親的人，又為何向家人提起北上唸書的事呢？且一爭便是五年。我雖討厭誤會，卻也實在怪不得他。

畢竟，數面之緣，又怎能期望他人能夠有足夠的洞察力呢？他看著我，許是在大雨矇矓的景象裡。雨裡的距離，是緣分的淺薄，思想的獨特；雨霧的視覺，則成了意識的投射。兩大因素來勢洶洶，在雨中，眼底映出一位稚幼男人的輪廓。可他若撐著傘朝我接近至一步之遙，或許就能清晰地望見一張少女的青春臉龐。

雨聲啪嗒啪嗒作響，鏗鏘的鞋印踏留於北藝大的柏油坡面上。我和雨點同頻。八時十五分，距離筆試還有十分鐘的報到時間。我沿路跑著，沿途觀察校園的地形和路線，以計算自己能否於十分鐘內抵達考場。然而，晨時的多起事發

（如行李拉鏈毀損、列印准考證、路往反向等），都致使路程變得相當艱困。自出了捷運站以後，我便以奔走的姿態居多，力氣早已於方才消耗了大半以上，遇上山路，體力更是銳減。起初的慷慨步伐，也隨著汗水的淋漓趨緩懶慵。體力的消耗，距離的遠遙，許是壓垮意願的最後一根嫩草。八時二十五分，依舊摸不清試場和我的相去，鞋踏出了薄弱的投降樂音，呵出來的蜘蛛絲無處可去，附著在口罩和臉頰間，寒涼、黏膩，像此時不可言喻的思緒。

走至試場的時候，距離報到時間已有十分之遙。我杵在玻璃門前躊躇一陣，尋了戲劇系辦公室的電話打過去，另一頭沒有答應。我閃躲著眾人的視線，暗淡地走向學院後鐵梯旁，小心翼翼地將電話撥通，嘗試以臨時有事耽擱的理由，向系所爭取一次能入場考試的機會。只可惜，助教態度拿捏妥當地回絕了我，並告訴我失去錄取資格的事實。蜘蛛網於抱歉聲斷線的一刻加劇擴散。我看著雨落，不知如何處理殘局。

響亮的雨音，迴盪在耳的不是專注，是明晰的責備。雨落低吼地如哥哥的嗓音，飽滿中帶點沙啞。沙啞是對年少吶喊的後遺症。在動身離開北藝大前，我下意識地向梯子望了一眼——雨水依附於鐵鏽上，鐵鏽揚起了生命象徵的光輝，是渾濁的歷經中含著金幣的聖光。我依循老師予我的建議，於離開時熟悉前往北藝大的路線和時間，為星期日的面試做足準備，並且獨身探勘未來將要面試的幾間學校。哥哥同我說，沒有安全帽無法載我，因此，無論是北藝大，亦或其他學校的初探，皆是我循著網上地圖的線索依序尋到的。仔細一想，即使有了安全帽，安全帽也未能發揮它的用處。

在北護大附近留意到一間天主教式的教堂。我出於對西洋文化頗感嚮往的角度向裡頭窺探大致，卻不經意中驚擾了一位教會人員。她淺笑將我引進了耶穌的所位之處，詢問我是否願意向耶穌傾訴一番，我點頭應答。帶著舒爽的秋風輕緩步出後，阿姨把我帶到了教會一旁的辦公室裡長談而起。面對自理生活的問題，她雲淡風輕地笑道：「我女兒尚未出外讀書時，她的床單、衣服等都是我為她精心料理著，現在在新竹那待了幾年後，許多生活上的事，她倒也學得挺不錯。」我們談了甚多，和我告訴耶穌的內容所差無幾，任性的我選擇將勸和之言視做空洞的風，隨意呼呼晃過耳邊，僅殘留認同的話挾持於腦中。我以為我非全是個生活上的殘廢，至少基本的清潔工作，尋對自己要搭乘的大眾運輸，我還是做得來的，甚至能將其打理的甚好，決非從

負分學起。何況，若談及學習的態度、能力，我亦照樣不輸人。

留在教會那用完午餐後，我回到了哥哥在信義區租上的一間老舊公寓。我警醒自己記著將金屬門給闔上，否則，一句念叨又會於腦裡冷道：「你以為現在是在家裡嗎？」進了房門，襪底踏過濕濡的巧拼，可我卻察覺不出異樣。回到套房來的第一件事，便是想法子將行李箱給修繕完畢。哥哥依舊裸身僅留件內褲鼾睡於床。早晨本想喚他求助的，卻還是沈默於一旁修理著，折騰了許久無果，只得放下手旁的拉鏈頭，疾忙出門。

午後的屋外，淺黯的雲散去了些，陽光從簾縫鑽了進來，映在孤寂貓毛的褐色磁磚上。乍視之下，光線沒有折角的跡痕，挺直的如根針。這使我回憶起剛到臺北第一天，親自於居酒屋的洗手間裡拔起的一根魚刺，褐色地磚許是乾涸掉的血跡。七歲時在動畫片中，看見魚刺穿戳心臟的景象後，我便再也不吃魚了。往後雖明白這場景僅是無稽之談，卻還是為魚腥所勸退。當時，一回到高椅上，我只是輕握玻璃杯子，將沁涼的可爾必思一口接一口吞了下去，不言語半句。他不知道，也好。我的手輕微顫動著。

當我修繕未成，坐回床邊打算再想法子時，碰巧哥哥醒了。他單手熟練地戴上眼鏡後，先是面有難色，再將視線掃往地面道：「你踩到貓尿了。」我望見地上的一攤黃，連忙拿起背包上的酒精和紙巾，為自己的足底清理一番。隨後，哥哥拎起他的短毛貓冷道：「你既愛亂尿，我便成全你。」說完便打開牆上的窗子，將貓給仍了出去。寄人籬下，我無法勸上幾句。但這一幕驚心之景，似乎可從父親的追憶中尋得共鳴。父親曾憶：年輕時，他脾氣暴躁，對於孩子出錯，他從未輕饒。往日數次，哥哥和表姐便因犯了錯，而被父親拒於電動鐵門外，待上一夜之漫。其後，父親又說，他們若著了涼，自會躲入汽車裡歇著，挨至父親日出的門敞。家門外的汽車，我或許看過，也坐過，可要我回想，卻是

一片青黯映於窗前。汽車的報廢，年邁的妥協，像父親。有人悄悄和父親買了同款的車。

將地面擦拭潔淨後，哥哥走往電腦桌前道：「考得如何？」我緊張的表演道：

「我還沒寫完。」其後，他對著螢幕翻了白眼道了二字：「白癡！」臺北的雨下得越發大了。我想離開。

沐完浴，更完衣，我頂著廉價的清宮二把頭，漫步至陽臺的椅子上和導師通電話。我懷疑這陽臺的前身也是間套房，只是不知現今為何變得狼狽，也多出了房子裡不應有的木頭冷冷地躺在雨地上。掛了電話，盯著陰藍的陽臺發了會呆。坐在木椅的我像旁觀者，探望著與我相差七歲之人的雜亂過往。他蹲在牆中央，什麼話也不說。一滴淚從窗口滑落，無聲的抗議著他的疼痛。藤條為父親憤怒地握著。他的淚，我不寒而慄。我以為淚不會波及我，想來不是如此。

淚流向魚刺，化為唾沫，將魚刺劃出些許血痕。

臺北尋常的下起了一場雨。我離開漸為轉冷的陽臺，回到房裡書寫備審資料。書寫時，梳化齊整的二把頭鬆懈了，落下藍底維尼圖樣的粗糙髮絲。盯著電腦的哥哥，忽然轉過頭來無言道：「有吹風機偏偏不拿，非得頂著一條毛巾像個娘炮，拜託你能否有個男人範？」我宣誓權利道：「我開心！」哥哥嘆了口

氣，扭過頭去繼續打著他的遊戲。我用指頭緊壓手機螢幕，似乎想一口氣將其壓碎。我提醒自己，手機是新換的，不許再重蹈覆徹。忍一時，風平浪靜。像友人說的那樣。

雨聲鏗鏘，想起了初至公寓的時刻。那時，門剛敞開，貓咪便往我身上蹭個不停，並留下了半條褲管的白淨髮毛。正當沈浸於樂樂給予我的歡快

時，哥哥立即將吸塵器遞出，示意我將其組裝完好，並在地上演練一回。我將吸塵器握於手裡，思索了好一陣，因為我和吸塵器一直保有片螢幕的相去。他見我這窘境，便將吸塵器接到手邊示範道：「這麼用不就行得通了！怎麼連吸塵器都不會用呢？」隨後，他將裝有衣物、棉被和床單的垃圾袋拿予我道：「喏！得要把棉被和床單拿去洗一番，不然，今晚沒得睡嘍！」

洗衣店於公寓的對端，若未撐傘，定得承蒙冷雨的洗滌。在悠長的等候時光中，我和哥哥提起了自身對大學面試的憂思。對於此事，他不耐煩地質疑道：

「面試哪有什麼難的？你都敢套上女裝上臺表演了，幾個教授而已，怕什麼？」聽眾眼望的自在底下，其實早已被忐忑的灰黯給佔據了。只是，它僅會反映於幽微的動作和聲音的轉變上。一次華麗的逆襲，或許能輕易地抵去昔日的演出失態。可面試若有一次敗頹，或許便能命定自己的餘生。回去的路上，我一手撐傘，一手吃力的提著塑料袋子，一段距離遠的哥哥於迷茫中催促我加緊腳步。他也於雨裡望我。拚命地奔入公寓後，我忘了關上大門。哥哥於身後喝道：「喂！門是不用關的嗎？你以為現在是在家裡嗎？」

回到屋內，和哥哥一同鋪置床單，只可惜我的力道和經驗依舊不足。此時，他頗為失望地回應道：「這樣還敢說要出外讀書，我看你只是叛逆，想脫離家裡的掌控罷了！」是，我確實想逃離家。因為自我特質和性傾向不受認同。接續，他拋出了前日在電話裡談及的問題道：「你自己想想，在半工半讀的情境下，你如何兼顧起學業和工作呢？你有想過嗎？」我答道：「校內打工是個方法。」這是老師於我們的建議。他緊隨其後道：「你確定？學校打工的錢少得可憐，你確定你能養活自己嗎？這你有想過嗎？」我答覆一句，哥哥便駁回一句。彷彿需擁有縝密無瑕的考量，方才能為自己做決定。但當決心已定時，契機早已擦身，像沒有勇氣撫摸的

街貓。

眼瞧自傳打了個段落，打算洗漱歇下。剛起身下床，便於無意中對哥哥擦拭臀部的舉動留了神。一張張衛生紙從內褲縫插入，由雪白染至污黃，多麼私密、令人厭惡的舉止。留神也使哥哥留了心。他靜坦地解釋自己，是如何將精力奉獻於店長事務，與遊戲的實質外快上，以致於底臀的膿一粒接一粒的化開。其後，他又向我苦笑道：「唉，這就是久坐的悲哀。等你接受社會的毒打以後，你就能知道，一天可以睡到八小時，是多麼珍貴的事了！」說完，他便套上另一件衣服，揚長自去了，說是要處理全家店裡的事。不經沐浴的套換衣服，是我待在套房裡觀察了三夜的結論。我將視線瞟往電腦桌上尚未飲盡的冷飲，和

一瓶向他討來的礦泉水。礦泉水原是要給貓喝的，屋裡也尋不著飲水機。

事實表明，哥哥顯然是個拜金主義者。現實無錢，萬萬不可；錢比愛更容易覓尋——這是他向我一再強調的。現今，他算得上是中產階級，理應能替自己的身心做些填補的轉變。可他卻沒有。他一如尋常，將自己的生活過得邋邋，飲品接著喝，吃食接著吃，毫無節制。每當我瞧見那黝黑的鮪魚肚，於眼前晃悠的時候，便會悄然憶起潮濕梯上的鐵鏽，污裡藏金。

最後一晚，是雨下得最為傾盆的時刻。雨落是衝突的浪潮。

當晚，我又因燈未關上而招致念叨：「喂！電燈沒在關的。你以為現在在家

嗎？都不知道電費有多貴嗎？」電燈的迷糊不是離家的廢墟。隨後，哥哥又坐於電腦桌前問道：「明天你打算面試完，再回來拿東西嗎？」我搖頭道：「我想說直接把東西帶過去，面試完直接回臺南，這樣就不用來回跑這麼多趟

了。」我喜歡臺北，但我恨不得遠離他。「全部帶過去，你確定？背這麼重去那邊，你確定那裡有地方可以让你放這麼多的東西嗎？」哥哥質疑道。我道：

「一定會有地方可以放的。」我的臉頰和音嚦在顫抖。

這時，他翻眼譴責道：「我沒看過像你這樣的人！別人都爲了貪圖輕鬆，只帶一個小背包或提袋過去，就你跟人家不一樣。來回花一點時間，讓自己輕鬆一些，不是很好嗎？難道你連這最基本的邏輯思考都沒有？」爲歷史老師所讚許的邏輯思索，於哥哥眼裡竟一文不值。氣，我得氣，我氣將床單緊握。「喂！我在和你說話，不會回應一下嗎？」哥哥氣吻平和，卻已足有父親當年的風範。我緘默不答，床單依舊皺縮。哥哥眼瞧勸說無效，便沒有再多說，只是淡淡的拋了一句話：「如果你這麼堅持，要省下這幾十分鐘的時間，我也沒有辦法，只希望你不要把書給讀死。」話音剛墜，便往床上一跳，囑咐我十點喚他

——喚他須有阿媽的耐性。

趁他酣眠，我於浴室洗澡。洗的時候，我偃於磁牆低垂，任水流竄於臉、於鼻、於口、於全身，類似影視劇裡的男女一二。如此沖洗，似是種理梳，也是種慾望。一種念想洗去跡痕的慾望，尤其是腹皮上赤黯的肥胖紋，同哥哥相似的。我討厭任何與他撞同的痕跡——我討厭我的肚臍，討厭我的紅紋，討厭我的腹毛，也討厭我的腿毛，但我更討厭成爲和他一樣的人。

往後再見著他，是於演唱會後的留宿。那時他在麥當勞裡對於劉若英的〈後來〉做了番自我的賞析：「『後來，我總算學會如何去愛。』不就是有人出賣了對方，後來才明白自己錯了。」當時的我不言語，只覺得他的話似乎有理，卻在歌詞中尋不到根據。歌詞裡的愛戀是年少的青澀——從「那時候

的愛情，爲什麼就能那樣簡單。」就可將答案知曉。不過，說了這麼多也無用，因爲尋常人

通常不會熟記完整的歌詞——或許，他有了不爲人知的體會。

信義區的街燈下，金絲縷舞著，我於微風中呈微拱的手心，讓小雨集落。雨落頃刻，我才明白，臺北的雨從未歇停。



不 晚

許恩綺

那天的鐘聲，似乎晚了。

我起床洗漱，抹了臉丟了牙刷，遲遲沒有聽見對面天主教教堂的鐘響，似乎有什麼不對勁，但好像說不出來，我也不知道。

我回房換上制服準備上學，主臥房外，爸爸的叩門聲如急雨，

「媽媽！媽媽！聽得到嗎？」

爸爸向來早起，一早起來就忙著幫家裡打理早餐，媽媽是國小老師，早上六點半一定要起床，那時的自己還是一個國中生，準備會考的國中生，早上五點半會起床，盥洗後讀書。

爸爸叩門時，已經是早上七點了，媽媽沒有起床。

「聽得到嗎？」我和爸爸闖入房間，爸爸急切地搖著昏睡的媽媽，媽媽還是沒有醒過來，我和背著書包的妹妹驚覺不對，妹妹放下書包，我拿起家鑰匙，一個人翻找家裡的飲料，另一個人衝往巷口的超商。

鐘聲晚了。

那年是政府發不出薪水的日子，快到月底了，媽媽遲遲沒有領到薪水，爸爸四十歲了，遇上公司裁員，因為台北的大老闆要的是學歷高的碩士生。公司尾牙，爸爸從以前就陪著自己跑過各個工地的合夥老闆手上，接過那份大老闆給的年終，厚厚的紙鈔，全是一百元的鈔票，新新的，憂憂傷傷的。

一位懂美學的老闆，一位懂技術的員工，雙手握緊後，拍拍彼此的背，再握緊一次雙手，拆夥了。

也許是因為我們失去得太快，或許，從來沒有人知道，曾經擁有的意義是什麼？

那時我衝出家門，一路往巷口跑，邊抹著淚水邊跑，跑到氣喘吁吁，燈號一轉，所有車輛停下，到了超商門口，我的雙手按著百褶裙，喘下一口氣，走進絡繹的超商，手上捏著兩百元紙鈔，超商的人很多，有的人手上拎著微波過的食品，有的握緊報紙，有的指著架上溫士頓的菸品詢問價錢，有的……。

「能不能給我一些糖膏？多少錢？我有兩百元！」

翻箱倒櫃，我好不容易在書包裡，摸到之前零用錢存下的兩百元。

也許在還沒長成大人的年紀時，兩百元足以彌補一個孩子，徘徊在害怕與掙扎的幼小心靈，兩百元可以買四十支棒棒糖，一天嗆一支，匆匆地、呼嚕呼嚕地，就過了怕黑的年歲；也許兩百元可以滿足一個學生，包下所有原子筆的顏色，在七彩的顏色塗鴉中，找回讀書以外快樂的生活，但是，兩百元，我不知道搶不搶得到和死神拉鋸的時間？我更不知道，成長為成人之前，我還有沒有機會停留在孩提、多一些光陰歲月？

我其實，什麼都還沒有準備好，還沒準備好要成為大人。



十五歲，我領縣長獎的那天，爸爸沒有到場，所有相機群中，我遍尋不見爸爸的身影，最後我嘆一口氣，對著那支最大的黑色炮型相機，抿出自己練習過最甜美的微笑。

那年就這樣過了。

太快的時間裡，有太多的預期之外，我以為自己年紀還小，我以為路還很長，我以為時間還早，然而，那些只是多餘的假設。

沒有捷徑的荒唐青春，我以為還有大把大把的時間本錢，沒有想到的是，那些看似不見底的歲月，埋上了好多生命軌跡，一路上被迫成長，問題滾成試卷上費解卻沒有答案的詰問，過了國中會考，過了高中那年的誓師大會，所有的紙飛機飛出去的剎那，一切的夢都捲在紙飛機裡，漫過青春。

紙飛機飛了，夢卻沒有實現。

大考失利的那年，我還是勉強填上一間大學，沒辦法填上離家近一些的學校，只好把志願序往南填，學校離家好遠好遠，準備南下的那天，爸爸把那張快要兩千元的票券交在我的手裡。

「妳長大了，要好好照顧自己。」

我接過票券，緊緊捏著，走上月台，廣播系統細碎而嘈雜的聲音，淹過啜泣，南下那年，我一個人把所有需用品寄到學校宿舍後，搭著南下的高鐵，告別家人，車窗快速閃過，台中繁華的都市、雲林的漁田，接著是嘉義的青青綠草，映過夕陽西下的餘暉，再來，映入眼簾的，是深長而不見盡頭的黑夜。

那些一路的跌撞，恍如昨日，好像是成為大人之前的苦痛，又或是我從來不想經歷的樣本，然而，光陰殘忍，歲月苦楚，世界不能像小時候哈過的酸梅糖，一天一支，呼嚕呼嚕過了那些以淚洗面的年歲。

什麼時候，時間才能不晚？

大學念不到一年，我休學了，也許是因為不符合期待，也或許是有著太理想的夢，於是，我回到家準備重考，晚了同屆的同學三年。

我想起誓師大會那天的紙飛機上，自己寫下：希望我有一個不晚的青春。

光陰流逝，歲月就像行潦，叮叮咚咚流過腳邊，所有的答案從夢碎那刻，變得不再重要，有的時候會想長大，但更多的時候不想，不想自己長得太快，不想太早成為大人，不想在還可以作夢的時候，看盡現實，然後忘了作夢的能力。

車廂裡，我的腦海裡像幻燈片那般，不斷地閃過休學那年和師長的對話：

「老師，我想做的是夢想。」

「夢想？那妳也要做得出來啊！」

共同評圖時，作品被反壓在桌面上的那刻，證明了不適合這個領域的人，終究不適合這裡，畢竟，空談夢想，對設計而言沒有任何價值。

車窗掠過一格一格的窗影，駛過山海之間，似乎分割出了我與世界的距離，我一手提著行李箱，一手捏著票券，回到家的那個五月，我的世界剩下列車的呼嘯過的聲音。

還有一片虛無，做不出夢想，才不會有掌聲。

我將過去所有圖面作品銷毀，最後，呆坐在椅子上，從太陽曬在屋頂之時，一直到夕陽斜射在我的手心。

時間晚了。

我拎起家門鑰匙，往外頭走去，稻田被風洗過，嘩啦嘩啦地滾奏著，天邊的大雁掠過雲彩，我踽踽獨行的影子，被夕陽拉得好長好長，或許早已注定的離開，對歲月而言一點意義都沒有，也許就是時間匆匆，也許就是光陰似箭，終究難買光陰。

巷口的喀噠聲，讓我的視線從腳下踢著的石子，轉向路口。

一樣是那位推著餐車，賣麻糬的阿伯。

我掏了掏口袋的零錢，走近麻糬餐車，跟阿伯買了一袋花生麻糬。

「怎麼沒有去讀書？」阿伯一邊裝著麻糬一邊問。

「我……」

「沒關係，有夢最美。」還沒等我回答完，阿伯邊笑，邊把麻糬塞在我的手心。

我凝視著阿伯的臉，阿伯的笑臉還是依舊那樣有精神。

我想起還在讀國小的那年，隔天學校要交一張美術作業，我和爸爸在這位阿伯的麻糬攤買了一袋麻糬，爸爸把機車騎回家後，我才發現手上那張畫不見了。

年紀尚小的我緊張地大哭了起來，於是爸爸載著我，騎回阿伯的麻糬攤，阿伯看到我們，焦急地拿著手上那張被車子壓過的畫，告訴我們，這張畫是從我手上遺落的。

阿伯接著又說，他看到那張畫飛走的時候，追著那張畫，但是來不及追到，車子還是壓到那張畫了。

那張畫最後留下了輪胎印，隔天老師問我，爲什麼畫上會有如此清楚的輪胎印？當時的我抽抽咽咽，什麼也講不清楚。

「不緊張，妳看，這樣就變成青花瓷後面的水墨畫了。」

老師牽著我的小手，用沾滿黑墨的毛筆，簡單勾勒出了山川大河，最後帶著我簽上自己的名字，輪胎印變成了一幅壯麗的水墨畫。

「沒有誰慢了，不用緊張。」

時間不晚，沒有人蹉跎。

那年，和幾個藝術學院的同學們共同製作的微電影播映完畢，台下掌聲如雷，評審們希望這場微電影的編劇上台說幾句話，於是我上了台，

「我想謝謝這一次參與微電影拍攝的所有人……」

「雖然音樂出來的時間，比我們預期的時間還晚，但謝謝我們每一個人都相信，好作品值得等待。」

語畢，又是一次的掌聲，比上一次的掌聲，聲音更大，持續更久。

那年我們拿下了第三名。

有的時候，時間晚了，但是我謝謝自己持續地相信，相信生命不晚、終究不晚。

紙飛機飛出去後，儘管有些夢沒有實現，但所有的夢想都曾經因爲青春，因爲勇氣，在天空飛翔過；即使領下縣長獎的那天，我的爸爸沒有到場，但是他在我領完獎後，特別找到了我，請攝影師爲我和他照了一張最珍貴的合照；也許那年，所有的成績否定過我在設計領域的表現，但是我明白，不能忘記的是，曾經有一個年邁的生命，盡力保護我的畫，曾經有一位老師，告訴過我生命也許有很多意外，但不會永遠都是巧合。

生命有自己的時間，靈魂有自己的時區，每一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夢想，沒有任何外力可以否定這一切。

光陰洗禮過後，今年過了生日，我過了可以嗆酸梅糖的年紀，也過了誓師大會上，可以發射紙飛機的年歲。但是我想，也許正是因爲過了這些歲月，我才可以深深地相信，時間不晚、生命不晚，然後，永遠不晚。

這樣吧。



種種最好的事物之一

加沙

致曼德爾施塔姆

高喆

## 種種最好的事物之一

感謝我已熟知的生活，  
又重新變得危險起來：  
地面沉陷，分不清  
時間中的泥沙和大海。  
畢竟，透過窗簾縫隙窺見的小路，  
不會一直平坦下去。  
畢竟金色的顴骨，  
偏愛沒有預示的光。

我熟知一切古老寓言中  
完美的情人、和他們未曾寄出的信。  
我熟知那些被檢視過的抽屜，  
是怎樣和未償的帳單漸行漸遠。  
我熟知照耀過親吻的街燈，  
如何被放進一間昏暗無人的公寓。  
我熟知億萬人曾死於愛情，  
也熟知沒有人曾死於愛情。

C'est la vie，  
別這樣對待我，和他人——  
像煩悶無聊的諸神，  
每天取笑他們不曾理解的人們。  
對生與死，我仍能辨析出些許差異，  
也還有過一些深信不疑的時候，  
會在有風的夜晚抬起頭，  
渴望被某種目光籠罩。

於是我放下手裡的索引卡，  
拿起未知的書，盡力把它讀厚，  
讓結局自由嬉戲在迷宮之中，  
讓已完結的，不斷開始。  
總得有這樣的時刻——

你打開曾經住過那只貓的盒子，  
躺進其中，並且告訴別人說，

等等，再打開它。

## 加沙

關於戰爭的詩

有無數種開頭。

詩人的諸多憂鬱與悲憤，

因為，所以鋪陳，

之後便永遠地沉默。

士兵的手中攥著阿米亥的犁，

喝著策蘭的黑牛奶。

我搖晃著恆溫的黑領帶，

在溫暖的陽光中尋找自縊的掛鉤。

揭示出朽壞的人所以不朽，

是奉了碎掉的肢體之名——

這是多麼的不相稱和缺乏營養啊……

疲倦的種子，

人們需要你在樸素的生活中

點燃引線？

黑色

黑色

黑色，

你在肉體精確的分解中

變得更深。

## 致曼德爾施塔姆

二月的濃霧裡走出一個世界，

而那兒沒有——並非  
沒有世界，而那兒沒有我。

（也沒有你）

只見偉人的鬍子，  
和爛了腳趾的剃頭匠。

可是什麼讓我始終相信：

白銀在漆黑之中襯起群山，  
什麼（即使是那不屬於發出它的心靈的咕咕聲）

也遮蓋不了你緊握著的  
顫抖的病，撐開烈士公墓的一角。

你看：新傷已和蠟燭一起熄滅。

棺材裡的冬至擠出一句：

「我聽到了。

並且，我償還給你一個聲音。」

你再看：烏蘭察布的草葉上有喪子的悲慟，  
以及這桀驁的靈，日益失去天敵。

「我是，你的信徒。

正等著效力，或者聽候消息。

我已經準備好了旅行，遊過那已開啟的

旅行的拱門。」

我應該再次成爲蒙古人，

有風，

有野蠻的發根平行大地。



跋 涉  
墨 藍  
月光絮語

航青



## 跋 涉

白晝夢裡的芒草  
留到了凌晨時分的公路  
車輪子就毫不猶豫地壓過去  
在原上把黑霧和晨曦撕成兩半  
閉上、又睜開眼的霎那  
彷彿預見到了一景落下過無數次的淚滴  
「哭什麼呀。」  
然後又顫抖著閉上眼睛——  
芒草田的風穿過車窗，每一陣都是  
我好累

漆黑順著疲憊的裂口蔓延  
腳下踩的每一個印子都在跟我說話  
「抬頭看」它們叫著  
「就一下。」  
於是紅過的眼眶裡的潮潤  
滑落成了若草的露滴  
透映著  
一間房、一個家、一座城  
一棵樹、一片林、一串山  
一朵雲、一堂水、一斗海

光在露珠上轉了一圈  
放輕了聲音說、別急  
你靠山河、海濤  
和人們眸裡的星光呼吸  
每一次生息  
都是充盈  
於是芒草熬到了日暉  
在白晝的夢裡  
在它們被輾過的公路旁  
成了秋天的麥穗

## 墨 藍

墨藍色的那一層透明  
要是伸出手輕觸  
會讓我看到一個怎麼樣的世界

會如薄冰般破碎  
會泛起漣漪  
還是  
會把我拉進墨藍裡裹著的、  
五彩的泡沫裡

站在彼方、向墨藍  
脫下帽子、提起裙擺  
行禮

默默的對視裡  
安靜得  
像養在池塘裡的  
那一捧墨藍  
活了起來

——我就是知道  
在那透明與  
墨藍的簾子下——

翻滾著紫色的落日、  
白銀色的星星、  
和蒼色的森林  
他們連同著墨藍  
一閃地、一閃地、閃爍

我穿過那層透明  
撥開那片墨藍

在更往深處的隱密之地呼吸  
用指尖  
和墨藍交融

## 月光絮語

月光攀過窗門  
灑進捲縮的白布  
「你來得的，有一絲早……」  
我呢喃，伸出手  
月光久滑過我的指尖  
蹭我除了命運的刻章外  
抓不住絲毫的掌心

風吹過、月光就散了  
彷彿在替遠方那還不知名的  
問  
你在如何期盼著  
如何失望著

我讓風替我帶一段虛無的話  
「我在大部分時間顫慄、混沌  
無比努力地攏起一些散得不成形的  
殘喘與沙石  
清明的那些時候  
我都在爲你做夢  
一場月光正好的夢」

風略過臉龐問我  
孩子，  
這段話該往何方  
我說  
傳到月光裡

讓她順著無數的窗門  
灑進正捲縮  
或正舒展的白布  
落到人間裡的  
每一個  
抓不住絲毫的掌心裡  
成爲個體間的嘆息與期盼

# 徵稿

《夜燈》是一本文藝雜誌，2021年12月31日在線上發表了第一期。我們的雜誌不受地域和族羣限制，專注於個體表達。

我們關注每個個體的情感思想，希望可以連結海內外的創作者，建立自由表達溝通的空間。歡迎各種類型的文字或視覺作品，不限題材，不限主題，惟文字作品需用中文寫作。對於簡體中文的投稿，刊登時會轉換成繁體。

投稿需為未發表新作，不接受一稿多投。投稿即視作者擁有作品完整版權，並且授權本雜誌出版電子版和紙本版，和在網站與社交媒體上發表。來稿一個月沒有採用通知，作者可另行處理。作品經刊登即致薄酬。來稿請附作者真實姓名、郵箱，及一百字內個人簡介。

**投稿信箱：[nightlamp.cf@outlook.com](mailto:nightlamp.cf@outlook.com)**

## 出品

夜燈編輯部

## 主編

張一弘

## 編輯

慢慢 Shien 五餅

## 設計

排版：五餅

封面設計：慢慢

## 插圖製作

五餅

## 聯繫方式

電話：+81 7044140548

郵箱：nightlamp.cf@outlook.com

主編郵箱：zhangyihong.cf@outlook.com

雜誌主頁：<https://www.night-lamp.com>

**Instagram:** nightlamp.cf